



# 秋之歌

张一鸣◎著

在这生命的秋天里，  
静静地享受，  
悠悠地歌唱，  
细细地收藏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 秋之歌

张一鸣◎著

在这生命的秋天里，  
静静地享受，  
悠悠地歌唱，  
细细地收藏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之歌 / 张一鸣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6.9

ISBN 978-7-5190-1970-9

I. ①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6886 号

## 秋之歌

---

作 者: 张一鸣

---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胡笏

封面设计: 中联华文

复 审 人: 蒋爱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9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 [hus@clapnet.cn](mailto:hus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44 千字 印 张: 16.5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970-9

定 价: 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---

## CONTENTS

<b>第一辑 自我告白</b> .....	<b>1</b>
我想有一个家 .....	3
不能泯灭的记忆 .....	7
蹉跎岁月 .....	10
再回泥涂 .....	14
林花谢了春红 .....	18
六十感怀 .....	21
退休真好 .....	26
生死之间 .....	29
学车记 .....	32
装修记 .....	35
<b>第二辑 真爱无言</b> .....	<b>39</b>
我的老家 .....	41
家乡的溪流 .....	44
我的父亲 .....	47
母 亲 .....	50
家有贤妻 .....	53
女儿,我想对你说 .....	56

你若安康,便是晴天 .....	59
难忘承惠 .....	63
善哉善云 .....	66
但愿人长久 .....	70
<b>第三辑 人在旅途 .....</b>	<b>75</b>
兰花开了 .....	77
看海去 .....	80
浓浓兰州情 .....	83
雾游三清山 .....	86
台湾行 .....	89
初识喀什 .....	93
大美泸沽湖 .....	97
行走无疆 .....	102
人有病,天知否 .....	106
优雅的老去,尊严的死去 .....	109
<b>第四辑 读书悟得 .....</b>	<b>113</b>
我与书 .....	115
诗——生活的牧歌 .....	120
读懂繁漪 .....	126
重读《荷花淀》 .....	130
一钩新月天如水 .....	133
人生应该如此 .....	138
浮生如梦欢几何 .....	142
秋之歌 .....	146
寂寞是清福 .....	150
雅致的幽默 .....	154

<b>第五辑 感受经典</b> .....	<b>159</b>
性本爱田园 .....	161
白园谒诗翁 .....	165
馨满陋室 .....	169
不到潇湘岂有诗 .....	172
一江春水亦风流 .....	177
一代宗臣范仲淹 .....	182
千年醉翁亭 .....	187
赤壁怀东坡 .....	190
明文第一归有光 .....	194
爱读诗书又恋花 .....	198
<b>第六辑 走近名人</b> .....	<b>203</b>
千秋太史公 .....	205
丹心照汗青 .....	209
千里访三苏 .....	213
我自横刀向天笑 .....	218
难以忘却的柔石 .....	222
出自寒门的大师 .....	227
芝兰玉树梅兰芳 .....	231
此生留待后人说 .....	236
永远的巴金 .....	241
是非自有真理在 .....	245
<b>写作的乐趣(代后记)</b> .....	<b>249</b>

第一辑

# 01

## | 自我告白 |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”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我爱过、恨过、笑过、哭过；我希冀过、绝望过、迷惘过、失落过，不管怎样，这里留下了我的青春、我的足迹、我的汗水、我的奋斗！那时，我和我的同伴们有一个共同的“名字”——知识青年。





## 我想有一个家

我想有个家，  
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  
在我疲倦的时候，  
我会想到它。  
我想有个家，  
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  
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  
我才不会害怕。

.....

有人把家比作避风港，这是最恰当不过了。人的一生犹如一艘与惊涛骇浪搏击行驶的小船，充满危险和艰难，时不时地需要在这安全、宁静的港湾——家中，躲避一下风雨，放松一下身心，调理一下情绪，积蓄一下力量。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，生活节奏明显加快，工作压力无形增大，再加上人事纷争，关系处理，人活地真累。正是由于活得累，人更需要在一个温馨、自在、独处的港湾里泊靠、休整，这个港湾就是家。在家中就如漫步在朱自清先生笔下笼罩着月色的荷塘边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；什么都可以说，又什么都可以不说。有家真好。

在家里，恢复了“本色”的自己，用不着刻意“装扮”自己。你想哭，就哭出泪；你想笑，就笑出声；你可以手舞足蹈，你也可以板起脸孔，一切

都是本性自然地流露。在单位里，你若整日板起脸孔，领导和同事一定会说你缺少“亲和力”，办事者一定会说你“摆架子”，因此，你必须笑容可掬，即使心有不快，也必须强作欢颜。在家里则不同了，你可以整日板着脸孔，只要觉得这是一种最自在最舒服的表情。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言：“最漂亮的交际家，巧言令色之徒，回到自己家里，或房间里，甚或眠床里，也许要用双手揉一揉脸孔，恢复颜面上的表情筋肉的疲劳，然后板着脸孔皱着眉头回想日间的事，考虑明日的战略。可知无论何人，交际应酬中的脸孔多少总有些不自然，其表情筋肉多少总有些儿吃力。最自然、最舒服的，只有板着脸孔独居的时候。”在家真好。

然而，家的概念，对于参加工作之前的我来说，是不清晰，不理解，缺少感觉的。我从小跟祖母在一起，在城里念小学时，都是租人家的房子居住，租来租去，印象当中，经常搬“家”。后来祖母回乡下了，我就没有“家”了。我是在新河中学读完初高中，住在父亲（他在新中当教师）的寝室里，这就是我的“家”。星期天，父亲经常要我跟他回老家看望祖母。后来，父亲在老家分得一间房子，总算有了一份祖上传下来的家产。祖母过世后，我就很少回老家了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去了农村插队。回想插队“绣地球”的日子里，居住的地方，起先是大队的养蚕场，独自与五保户瞎眼婆为邻伴。耐不住冷清、寂寞和孤独，再是搬到大队小学的灶间，尽管床板几乎就要挨着锅灶，毕竟与同来的“插友”在一起，热闹一些。最后又搬到大队医疗诊室后面的一间没有窗户看似仓库的房子里，一住就是四年。

劳动生活是艰苦的。“双夏”期间，白天冒着酷热，挑着沉重的稻谷担走在泥滑狭窄的田埂上；晚上借着月光，还要忙着去收晒用来烧饭的稻秸。台风季节，更是没日没夜地运泥筑塘，累得自己几近瘫倒在塘坝上。父母因有自己的工作，极少来看我，我也很少回家。那时，年少气盛，一心想以出色的表现来换取光明的前途，家不家的，没个概念。知识青年，四海为家嘛。

师专毕业，分配工作，进了机关。自己年纪且已不轻，恋爱结婚，总算

有了个小家。按理说：立业成家，立业是在成家之前，也就是先立业后成家。可我是业未立家已成，只好在成家之后再去开创自己的“事业”。而对住房则不奢望，有个地方安顿就是了。不久，爱人单位里进行房改，能分到一套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，结构不甚合理（没有卫生间）且外表破旧（楼顶还是水泥桁条和薄板）的住房，已很是感激了。相信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一个充满安详、宁静氛围的家，虽不富丽堂皇，也是其乐融融也。

随着年岁的增大，阅历的丰富，不知怎的，对家已越来越依恋，越来越看重了。一个人离开了工作岗位，最后的归属就是家，在家里，要度过人的余生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把家搬弄的舒服、安适一点，装修的清爽、大气一点，这原是无可非议的，毕竟时代不同了，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享受和质量。

经过十多年的同甘共苦，我和妻终于买下了一套一百三十六平方米的商品房，房屋的质量和朝向，所处的楼层和地段都还不错。经过专门的设计，精心的装饰，2000年5月，终于顺利地搬进了新家。新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不要说那整个套房宽敞、明亮、通风；不要说那客厅、卧室、书房、卫生间、餐厅、厨房布局合理，功能齐全，使用方便；不要说那妻子整日里忙碌着打扫、擦洗，门窗、橱柜、地板被擦得一尘不染，发亮如镜；就说那人一进入房间，精神便为之一振，顿时疲劳消除，烦恼消失，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“绅士”，高贵了许多。新家的感觉真好。

家，应该是孩子心灵的港湾。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得好：如果我们爱孩子，那么就尽心尽意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宽容和鼓励的家庭环境，即使孩子在外面竞争得满身是伤，还可以回到温暖的家，有父母为他（她）疗伤，鼓励他（她）再次站起来，走向新的战场。女儿生于1984年5月，我们夫妻俩都在单位上班，她不满三周岁就被送进了幼儿园，为了她的健康成长和学习进步，我们没少化心思和力气。当她考试考得不好时，总是帮她查找原因，分析利弊，给她以信心，鼓励她下次再考好。首次参加高考失利，也以宽容心对待她，给她以力量和勇气，复读一年，终于考上省内一所较为理想的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又鼓励她出国留学。2008年8月，她在取得澳大利亚

一所大学的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到家乡，就职于当地旅游局，可谓专业对口，学有所用。

我与妻组成家庭就要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，我们做了三件大事：一是尽心尽力教育培养了女儿，使她有了一份称心的工作，开始自己的事业；二是依靠亲友的帮助和支持，在杭城下城区买下一套商品房；三是由于家人的理解和支持，本人于2010年10月出版了一本游记散文集《文化寻旅》，了却了多年出书的心愿。有了家，才有了这三件大事，吾生知足矣！

我想有个家，  
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  
在我疲倦的时候，  
我会想到它。  
我想有个家，  
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  
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  
我才不会害怕。  
.....

## 不能泯灭的记忆

记得我还是六七岁时，有一次由祖母带着，去看望在新河中学教书的父亲。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带有洋气的学府，看着大哥哥大姐姐神气地挎着书包走向教室，一种钦佩之情和羡慕之意油然而生，心想，我将来能在这所学校念书该多好。这次见着了父亲，他送我一只讲义夹和几支彩色铅笔，我高兴坏了，俨然已成为一名新中的学生，尽管我那时还不到读小学的年龄。

我是在方城小学读的小学（说到方城小学，我至今仍感谢她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，一是普通话，二是写作，三是阅读），小学毕业后，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实行的是“唯成份论”，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，自然是“榜”上无名——不能继续念中学的。幸亏父亲在新中任教，借了这点“光”，我进了新中。“祸兮福所倚”。我进不了温岭中学，倒进了我少时曾向往的新河中学。

新中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美好的。1969年春季的某日，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我再一次走进新中的校门，被插入初一的最后一班。初来乍到的我，对新中的一切都感到是那样的新奇。新中称老师为“先生”，这是她的传统，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。新中的校舍在我的眼里是很美的，每幢楼都有一个包含人文意味或富有时代特征的名字，如“解放楼”、“跃进楼”、“民主楼”、“授智楼”、“青年村”、“求是馆”、“明德堂”等。当然，新中校园标志性的景观就是锦鸡山上的文笔塔，这座建于明代的宝塔始终护佑着新中文运天开，学脉延绵。能在如此历史悠久、人文厚重、景色秀丽的学校学

习，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。

初中两年，一晃而过。那时教材都是临时编的，语文课上的是毛主席诗词和语录，物理课学的是手扶拖拉机的构造和修理。再加上学工学农，还要上山挖“防空洞”，实际上课时间很少，学到的系统的知识更是少而又少。没有升学和考试的压力，学习是轻松的，这倒使我看了不少的课外书，如柳青的小说《创业史》、浩然的小说《艳阳天》，还有如前苏联的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等。尽管我作为教师子女可以直接进入校图书馆借书，但那时可借的好的图书不多，许多著名作家写的小说都被列为“毒草”封存在那里。

高中两年，收获颇多。我上的高中，是新中恢复高中的首届，这一届一共招了四个班级，每班64名学生。由于是首届，学校特别重视，配备了阵容强大的师资。我所在班级的正班主任是梅其昌先生，他教数学是有名气的，而且他亦精通文史和中草药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他每次上数学课前，总要在黑板的右面竖写上一首古诗，然后作简要的解释。一次他抄写的唐代诗人章碣作的《焚书坑》一诗：“竹帛烟消帝业虚，关河空锁祖龙居；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。这首诗讥讽的是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。现在想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不也是“焚书坑儒”吗？不知道梅先生抄写这首诗的用意何在，也许是巧合吧。

梅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，不仅要求学习要好，而且要求劳动必须要到。他十分喜欢中草药种植，在校园里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少的“百草园”。他还办了个小工场，把草药制作成针剂，于是要求班级每个同学都要定时轮流参加工场劳动。有一次我未参加劳动，被梅先生发现了，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，并补了劳动，算是惩罚吧。但也教育了我，凡事都不能偷懒、取巧。

由于自己语文功底较好，故十分喜爱上语文课。高二时教我们班语文的是朱纪元先生，这是一位知识渊博、态度和蔼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。在他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下，我的语文成绩名列班级前几名，并且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，开始试着写诗和小说，记得写了篇小说《琴声》，还寄给了县文化馆，这无疑对我以后迷上写作一直坚持至今很有关系。高中毕业后，

黄岩金清中学来新中找一位代课老师，学校推荐了我，我去该校代了一个学期的语文课，也许还行吧，临回前该校举行茶话会欢送我，全校教师都参加，使我受宠若惊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插队农村接受再教育，生活很苦，干活很累，但我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也许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吧，恢复高考后，我终于考上了台州师专（现台州学院）中文专业。毕业后又进了县（市）级政府部门，写材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。

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流。我从新河中学高中毕业已整整三十四年了，而今早已进入了“知天命”之年。但现在回忆起在新中四年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念记起新中锦绣校园的一草一木，仍历历在目。教过我书的梅其昌先生和朱纪元先生早已作古，我的父亲——靠他我才得以进入新中——谢世也有三年了。斯人逝矣，师德存焉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感谢新中，教育了我，她给我的教益足使我受用终身。

## 蹉跎岁月

1973年12月23日，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我和三十三位“插友”一起，带着铺盖锅盆和蓑衣锄头，乘着汽船，来到横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——张氏庄园。尔后，我们四人（两男两女）由父母陪着，跟随着来迎接我们插队落户所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沈，前往泥涂大队。泥涂离公社所在地还有十几里路，我挑着箱子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，以致后来，越挑越重，肩头酸痛，汗水淋漓，我想，这大概是对我开始过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“炼狱”般生活的“下马威”吧！

由于新建的“知青房”都住满了，一起来的两个女知青被照顾住在大队小学唯一一间空余的宿舍里。而我们两位男知青却就惨了，被安排住在“坝头”——因泥涂实际上是一个围海筑坝而成的鸭蛋形村落，横贯南北有一条大路，路的北端连接着一条塘坝，过去就是黄岩县（现属路桥区）的金清街；路的南端连接着渡口，摆船过去可去新街、镇海以及东片农场等，“坝头”就靠近渡口——大队养蚕房里。送我来的父亲走了，另一位男“插友”因要参加县里的运动会也走了，瞬时，本来就地处偏僻冷清的养蚕房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我！耐不住寂寞和孤独，我试图寻找一个能说话的人，我终于发现东头一间房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“五保户”瞎眼婆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只不过我与瞎眼婆之间除了可怜、同情以外实在是无话可谈。

夜晚，我吹灭了油灯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屋里一片漆黑（没有窗户，看



不见外面天上的月亮和星星)，不知因害怕还是因忧愁，久久睡不着觉，想得很多很多。对于下乡插队劳动生活的艰苦，我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还是对艰苦性估计不足。为了前途和命运，既然来了，我想，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努力克服困难，先闯过生活第一关。不久，在自己的要求下，我搬到了大队小学的灶间（床板几乎挨着锅灶）；以后，又搬迁到大队医疗室后面的库房（隔墙就是小学的茅坑），虽然住的地方差得不能再差了，但与诸多“插友”在一起，也能说说话。人需要集体的温暖，就怕孤单啊！

插队泥涂的第二天，我就去八队劳动了。八队是大队最后也是最小的生产队。由于劳动力少，农活多，因此一年到头，除非刮台风、下雪、逢年过节等特殊情况，基本上都有活干。开春后，关田、育秧、插秧、摸田、施肥、治虫。进入酷暑，便是紧张的夏收夏种，一边要抢收，一边又要抢种。常常是天微亮就起来拔秧，吃过早饭下田割稻，吃了中饭稍微休息一下，又开始插秧，一直插到天黑看不见为止，收工了还要去收晒分来的稻秸。秋收时节，不那么紧迫，但除了收割，还要开沟、种草、化灰、撒猪粪。到了冬季，田里的活是不干了，然而更累的活是挑河泥、筑塘坝。只有临近春节，才能回家休息几天。说实在，平时我很少回家，一是父母都在学校教书，无家可回；二是我年少气盛，一心只想以积极劳动和出色表现来换取光明的前途，譬如推荐上大学、招工什么的。

那时，我才二十岁，正当青年，充满激情和力量，干什么活，都能下力气，从没有偷懒、取巧的念头。夏收夏种，我挑着一二百斤重的稻谷担，一步一滑，踉踉跄跄走在泥滑的小田埂上，咬紧牙关，坚持挑到打谷场。插秧时节，我跟着大伙，背朝天面向土，弯着腰，左手拿秧苗，右手插入土，一行九株，左三中三右三，双脚踏在两三之间，倒着向后退。插慢了可不行，要防止左右两旁的人故意作弄你，把你“关”在里面。起码你要跟上人家的速度，因此插到田埂边，我的腰酸得怎么也挺立不起来。冬天筑塘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大伙排出一溜长排，从塘底往坝上传泥。硕大的泥块，无论有多重，你都要用双手托住，再上传到下一位人手中。一个时辰下来，我的双手就麻木、僵硬了，没有一点知觉，只是机械地在托传着。“功夫不负有心